

昨宵风雨

陈昌本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昨宵风雨

陈昌本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宵风雨/陈昌本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 - 5302 - 0763 - 6

I. 昨…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007 号

昨宵风雨

ZUOXIAO FENGYU

陈昌本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32 本开 15.375 印张 33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7 - 5302 - 0763 - 6

K·3 定价: 22.00 元

敬告读者

惊心动魄的 1957 年之春的日日夜夜，是我永生难忘的岁月。我把当时在大学参加运动记下的笔记逐日整理出来，试图努力忠实地记录这 70 个日夜发生的震撼中国的事实真相，目的是供人们回顾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时参考。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书时，书名为《70 个日日夜夜》，署名是我的笔名鲁丹。

《70 个日日夜夜》一书出版发行以后，产生了想象不到的效果。由于它真实可信、史料准确的可贵纪实特点，一进入图书市场，就成了畅销书，一版再版，可见读者对影响人民共和国命运的 1957 年是多么关心！其实，《70 个日日夜夜》只记录了 1957 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的半程，即在城市干部、知识分子中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情况。1957 年之秋，在农民中开展中国农村大辩论的情况，未加记叙，应当说，只是

半部书。本来我是记录了 1957 年之秋中国农村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情况的，现在，随着对历史的反思日渐深刻，对这场农村大辩论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应该说，这场运动是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从干部、知识分子蔓延到农民中去的发端；是在农村任意批斗人，不顾人的尊严，整治人的大发展；是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用“优越性”封上人们的嘴的演练；自然，也是 1958 年全国上下说假话，铸成大灾难的前奏曲。这场大辩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或许是因为批判斗争的是一批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又认真地把自己在 1957 年之秋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时记下的笔记整理了出来，写成了《又是 70 个日夜》这后半部书。

我在 1957 年之春，是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因为在反胡风运动中受过牵连，夹着尾巴走路，在鸣放风潮中没有被淹没，当属左派。到了秋天，开展农村大辩论时，这些大学生中的左派该起革命作用了，纷纷被派往农村，组织实施农村大辩论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被派往京郊南苑区参加大辩论工作组。

摇身一变，由大鸣、大放的参加者，变成了大辩论的组织者，变成了指挥整人的人。这大概正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特点，今天被人整，明天整别人。许多人就这样欠下了整人的账。与前半部《70个日日夜夜》不同，前半部书基本上是原始笔录，后半部《又是70个日夜》在一些段落后面，有作者后来对事件、人物认识的忏悔补叙。这些补叙十分重要，它反映出了我忏悔过失的心情，也渗透着我们在几十年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中深刻沉痛的经验教训，读来发人深思。现在，我把这部笔记的原文和补叙，一起编入书内，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忏悔心愿。

《70个日日夜夜》和《又是70个日夜》合起来，算是把1957年之春、之秋的这场在中国城乡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表现完整了！上卷和下卷，既是连续的，又是互相独立的，借用辛弃疾词句“昨宵风雨”权当书名吧！

陈昌本

2004年10月28日

目 录

上 卷

70 个日日夜夜

——1957 年之春的整风反右惊涛

..... 1 - 244

下 卷

又是 70 个日夜

——1957 年之秋在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

..... 245 - 482

上 卷

70 个日日夜夜

——1957 年之春的整风反右惊涛

—

今天是4月23日，晴朗朗的天。

中国人民大学城内的校址，东直门内的海运仓校园，平静如水。离校门不远的老海棠树，开着白皑皑的花，引得蜜蜂飞舞，彩蝶来朝……

在这平静的校园里，学生们的心情却并不平静。

从开春到现在，师生们活跃在开放的气氛中。在这所城内的校址里（中国人民大学还有西郊和铁狮子胡同两处校址），设着文科的历史、经济、新闻各系。这些系的学生是全校学生中思想最活跃的。现在，这校园成了传播四海信息的总汇，从五湖四海考进这所高等学府的学生，天天处在兴奋中。

这个春天，喜讯特别多。

4月11日，周扬同志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答记者问，迅速成了学生议论的热点。

4月12日，新拓建的鹰潭铁路通车。同一天，公布了1949—1955年优秀影片，《钢铁战士》《白毛女》《渡江侦察记》《董存瑞》等20部影片获奖。中国电影事业形势喜人。

4月14日，宏伟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

社会上传来的都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今天，校园中心的几个大教室里，学生们在交头接耳，传

播着新的喜讯。在新闻系上逻辑课的第二教室，老师在黑板上画着圆，解释着：“凡金属都是导体，铁是金属，则铁是导体。”下面，却传着当天的《人民日报》，不知是谁在《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题目下，画了双红线，文章里的重要之处也画了红线。传到我的手里，我按红线的提示，贪婪地读着：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全国各地各阶层社会人士对于这些报告的热烈讨论，使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生动活泼的变化。”接着，是对党的干部的批评：“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居于各种范围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作风，沾染了国民党脱离群众的作风，沾染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再一次大规模地、有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使全党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

“要整风了！”

“咋整？”

“像 1942 年那样，整顿三风。”

社论中，人民日报编辑部检查了动作迟缓、劲头不足问题，并作了如下精彩的理论论述：“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国内部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刚结束，作为最近时期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群众占我国人口的六分之五以上），正在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本来就

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社会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全部意义。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时代已经变了。许多同志对于客观形势的这个根本变化熟视无睹，他们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危险。因此，党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让他们注意这个社会大变动是当前国内生活的基本形势……”

在“大喝一声”下面，有人画了三条曲线，批了“精彩”二字。

我还没有读完，这张报纸就被坐在身旁的外号叫潘学究的同学潘学君抓去……

下课铃响了，整风成了大学生们的中心话题。

“要整风，先整教条主义。”

“凡金属都是导体，铁是金属，则铁是导体。几百年前的逻辑学家就举这个例子，现在，一字未变。”

“还有麦苗否定种子，种子否定麦苗，100年不变的否定之否定实例。”

“老师就不能举个新例子？”

“老师是从苏联专家讲义里逗的，现逗现卖。”

“苏联专家是从100年前的马克思那里逗来的，也是现逗现卖。”

最近特别注意读报的潘学究插嘴了：“昨天，报上登了南开大学一位教授的报告，说得极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但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

停留在恩格斯死时 1895 年的地方。当然，在革命问题上是有新提法的，但就一门宏伟的社会科学学说，发展不大。’老教授高论：反教条主义就是要把 1895 年到今年的 62 年缺课补上。”

四川姑娘叶慧芳嚷起来：“臭论。列宁、斯大林、毛主席不都在补，在发展，谁说马克思主义停止了？”

潘学究侃侃而谈：“有发展的领域，也有停止的领域，老教授举例了，像历史领域 1890 年埃及发现的‘雅典法’，恩格斯就没有看到，他如果看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会增加新内容。现在，为什么不能用 60 年来历史考古学发现的新内容，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颇有研究的曾明笑着反驳：“是丰富，还是修正？老师不是讲了，改变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就是修正。”

潘学究紧逼一句：“那么，列宁、毛主席修正了没有？”

曾明不示弱：“无产阶级领袖去改变，是发展丰富；你要去改变，就可能是修正。”

“噢，发现真理，还看是不是领袖？还分官大官小？”

“领袖人物站得高。”

“普通人物也有站得高的。李大钊写《庶民的胜利》时，是个教书匠。”

“方区委呢？区委怎么看？”同学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时，总爱请外号方区委的方纯出台。他入学前当过区长，是个区委委员，人们总叫他方区委。这时，他摸着络腮胡子，笑眯眯地说：“我不同意老教授的一些过激看法，却同意老教授的结论，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不能死抠每一个

具体结论，马、恩如果掌握了 62 年来的新材料，也会修改自己的结论。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新问题。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就是对马克思具体结论的修正，不要怕修正，没有修正，就没有合乎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方区委总是语惊四座，他用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作坚盾，堵住了反对者的利矛，成了辩论的暂时胜利者。

二

这样的争辩，从 1956 年秋到 1957 年春，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校园里，一直在活跃地开展着。

教师们说：这种活跃气氛，在新中国大学教育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课堂讨论，就是在课堂上背诵原理，没有人敢发挥，更不敢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讨论中学生讲的与理论原理有出入，就要准备得 2 分。甚至，连课堂讨论的名称都是从苏联搬来的，叫做“希敏纳尔”，教师朝教桌前一站，第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史课“希敏纳尔”开始。于是，举手。于是，开始背诵……

现在不同了。学生们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结论。

中国革命史课堂讨论，有的同学提出：我们党是讲实事求是的，讲抗日战争为什么只讲敌后战场，不涉及正面战场？没

有正面战场，哪来的敌后战场？不是讲矛盾的两个方面吗？结论是，不讲正面战场构不成抗日战争的全幅历史画卷。有的同学甚至提出了当时最为人们忌讳的问题：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起了些什么历史作用？哪些是促进的？哪些是促退的？不是讲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吗？

这类问题往往使主持讨论的教师瞠目结舌，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政治经济学课堂讨论，激烈地争论起机械化与集体化的关系。主张必须有机械化作基础，发展集体化才能提高生产力，争来争去，演绎出我国合作化搞早了的命题；而主张应该先搞集体化，有了集体生产条件再搞机械化的，转来转去，推演出集体化可以代替机械化，集体劳动可以产生出与机械化并驾齐驱的生产力的结论，被对方逼进了机械化无用的死胡同。

从机器和人的关系争辩下去，又产生出机械化了人口将过剩，人口剩余会导致失业危机的观点。一方开出的药方是倡导节育，拥护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理论，主张实行严格的节育政策，防止人口膨胀。另一方则断言：这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流毒没有肃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多力量大，不存在失业危机。

两路兵马，开始时旗帜鲜明，旗鼓相当，辩来辩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乱了阵营。辅导老师也没了主张，说一声“希敏纳尔”暂停完事。

有时候，主持课堂讨论的老师，也冒出一些颇有光彩的独立见解，辅导政治经济学的助教在讨论工农关系时，大发宏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大，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农产品价格低，是绞杀农业的绞索，不解开这条绳索，绞死的是农

业，跟着殉葬的将是工业！

这就是 1956 年秋到 1957 年春的思想活跃的课堂。

三

校园内外，这活跃氛围的源头，要追溯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 1956 年。

中国知识分子都怀念这个春意盎然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春来早。

这一年的 1 月 14 日，还在数九时节，周恩来总理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第一股早春的暖风，这就是他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应该说，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批判胡风集团以及反对右倾保守等运动，受牵连最多的是知识分子。1954 年 7 月，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报告。这么一个工作意见，导致了 1955 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后来发展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连篇累牍地公布胡风和其集团成员的来往信件，毛主席还亲自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受牵连的知识分子有冤难诉。像我这样一个在部队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也未免劫难。我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大军区当一名科室干部，因为爱好写作，认识了部队报纸的一位编辑，而这位编辑也因为酷爱文学，曾经去拜访过胡风。这样，这位编辑成为“胡风分子嫌疑犯”，我呢，许是成了胡风分子嫌疑犯的同谋嫌疑犯，糊里糊涂挨了一个月的批判，光检查材料写了一万余言，最后

糊里糊涂地因为那位编辑解除嫌疑而免嫌。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批判帮助，挽救保护。

这时的知识分子，连我这样的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在内，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

周总理那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让知识分子这群惊疑不定的飞鸟，落到了架上。报告里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越来越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当前的根本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总理提出了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任和支持，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等一整套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办法。最后，富有预见地提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

这的确是一股暖人心扉的风。报告里要求人们信任、支持、理解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感动得多少老知识分子热泪盈眶；报告里向知识分子发出的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进军的号召，激奋得多少老知识分子夜不成眠！

2月，科学文化的发展方针成了毛泽东这位思想巨人的思考中心。他根据苏联和我国反正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科学工作讨论会上，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方针。

2月19日，毛泽东同志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